養一齋文集

養一齋文集續編目錄

卷第一　序　議

卷第二　題跋

卷第三　書　壽序

卷第四　碑記　墓誌銘

卷第五　行狀　傳

卷第六 雜文 附詩 附詩餘 補遺

右養一齋文集續編六卷武進李申耆先生著去秋以活版權印先生遺稾既成于是遠近同志各舉所藏來相論示時逾三月積之盈篋承鈺校視既周乃別其爲前稾所闕者補錄之復爲斯編瑾瑜咸列不欲率爲去取以俟有道君子共審定之

餘文已列前編而前編多有訛失將待此以匡之遂仍藏爲他日校刊用焉盡收錄遺藁惟懷亭鄧君守之傳寄休寧王君守靜國棟爲最勤茲編所取王本爲多鄧本倘未出守之從先生游最久先生中年著作大都在彼而守之游蹤靡定久不嗣音耗知肯來何日也道光甲辰歲上元節同邑高承鈺識

養一齋文集續編卷第一

武進李兆洛

序

墻東老人詩文集序

墻東王先生以制義名一時實能得鹿門茅氏東鄉艾氏之緒言而益之以精詣蓋自明季迄國朝初年為制藝者率以才力自騁學者推波助瀾而文體日說先生一政之以義理務尋求聖賢旨趣於聲韻吐茹之間期於不失忽杪故其文微窈超雋自成堂奧後學宗尚風

會化焉而先生終困場屋以特科起縣令除知四縣事所自存詩自治縣時始著于錄意先生前此一意舉業至是始舍而肆力於詩耶所爲詩循軌漢魏同風柴桑其于唐人畧近長慶以樸得醇以瑣得眞格之高邁如其人也神之淡雅如其文也罷官之後往來湘中復遊豫遊楚晚客年雙峯制府幕留秦中數年制府遇之甚厚而先生知其不臣惛然辭歸其治官撫循之略及遊歷蹤跡皆具於詩可當年譜古文所存無幾大都出入歐蘇亦一循茅氏艾氏之軌範焉後嗣衰微幾成湮絕

陳笠漁明府令金壇一意搜訪乃得綴輯以成是編明府以名進士爲親民官加意激揚以勵頹俗既爲抽存蔣學博刻所著讀易私記復搜求遺文而行之爲虛冊王吏部請祀鄉賢而未得言之深以爲憾比改官江陰撈先生此集屬某校錄以付梓人盡明府制舉文字卓然先正能尙友先生而一官婆娑隨流平進十年不遷所至勤求治理不以邑小治寡靳於擘畫其治亦頗有先生遺風宜其惓惓若此也

紅豆詩人集序

嘗讀武陽兩邑志卽知董東亭先生惜其未及成書遽捐館舍爲同事諸公所卒業然文章爾雅體例謹嚴猶可想見秉筆之苦心毋欲讀其他所著述時時念之非一歲矣今年春往郡中謁如大令出先生紅豆詩人集俾兆洛校讐將付之梓攜歸暨陽講院潛心讀之去先生七十年矣而聲情若揭如侍謦欬焉如聞嘯歌詠歎焉抑如見其性情焉蓋先生之爲詩言必稱情藻必當物凡辛苦愉樂之詞一視乎其境之所遭而不矯飾也我

朝詩人體之最正者首推新城尚書惟先生得其意吾邑藍氏文章之盛自微泉正誼兩公擅名

國初梅坪繼之其風雅氣誼固與先生有合及先生復起三公之緒斷而復續其別裁之意緒言具在亦如其修葺邑志必參酌義例歸于至當而後筆之于書聞之藹如先生志書尚有原稾他日過郡當再請而讀之以校今之所刻而審取同異俾續志者有考是所願耳譽校卒業謹書簡端竊附范傳正敘謫仙集之義云

許蔬圃詩序

國家承平既久四方無事士之以文學取仕進者幸珥
琢無益之詞雍容揄揚鋪飾盛美其有懷未然之慮憂
末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亂得失以推之時務要於致用
者必迂而擯之且以爲狂惟此吾友許蔬園張翰風包
慎伯之所以熒熒於世者也翰風瘦削怯縮如不勝衣
而風氣矯厲不隨人爲圓方書論往昔成敗尤熟天下
阨塞形要著書數萬言慎伯長不滿五尺廿三歲著兩
淵以擬孫吳
皇上親政之初

詔取直言愼伯揣摩時事援比古義爲儲說數萬言欲
上之而未果一時以爲洛陽少年也蔬圃年最長脩幹
亭偉視有奇氣淮潁間固多伉健絕特之士無不奉手
願交者嘉慶六年教匪竊發於宿蔬圃上書鳳廬兵
備道珠隆阿公言兵事公奇之挾蔬圃與偕往平賊遂
還十八年河南教匪蠢動安徽巡撫胡公克家治兵太
和備緩急蔬圃率鄉兵千人以從胡公倚之如左右手
事定後以其名聞於
朝欲官之蔬圃固辭乃止之三君者皆工詩翰風淸修

絶俗希心建安黄初問愼伯則鑱削如宋之半山山谷誠齋皆不自收拾無成帙獨蔬園以詩名噪江表選家刊行之者屢矣其詩沉酣於三唐雄岸卓鑠語出匈臆而出奇無窮盡其邁往凌厲之氣一寓於詩故能肖其心之所得如此也翰風愼伯幸已得一第他時膺民社踐猶要有可以自見者蔬園歷游諸侯間無所遇倦而歸閉門種茶白鬚鬖鬖塊然如枯禪則蔬園其將詩人終矣乎余以沉浮宦途舊游日疏不見翰風已十二年去年之冬愼伯幸過我於辦志書塾不數日輒去今年

求懷遠意與蔬園晨夕行復將別矣追思曩游豈可常哉旣序蔬園之詩因並訊翰風愼伯於京師向時劇談縱辯之槪尚能不摧鑠否也嘉慶二十二年十月

吳士洲遺稿序

兆洛少時毎聞諸長老稱士洲先生之文行而惜其不年也比長辱交于令子宸始悉先生立身行已大槪益欽之道光　年宸旣爲節母太夫人請旌于朝因奉先生遺稿屬兆洛爲序先生負風雅之望而厄于遇復促于年故其業未竟而名不顯于當世就

其所存者古不乖時今不同俗安徐重固穆然如遇其人宸既棄舉業就丞倅後起者遥遥不可知宜亟保護之以汞其傳也夫以先生之才之志假其年壽其文何止于是乃忽焉摧之既不得竟其志且又厄其賢子以淪于卑冗將何以爲好學者勸耶老子曰將欲揚之必固抑之斯理而果然也宸其無患于卑官矣

快雨堂題跋序

評書起梁武帝陶隱居評法帖則始於米元章黄山谷評書如相人可得神采於骨格之表刻帖如觀寫生郎

極神似然其顴昒聲欬不相親矣文章原本道誼書者文所由著而即與文並有其美凡書之醇疵類因乎其人之學問有深淺性情有厚薄而分而後之學者品題譏彈文各因其人之學問性情以爲取舍而其人之能出品題譏彈以自道所得者要皆必精詣深造有古人之具體或一體而其言可爲後學者先路之導故持論雖不能盡衷一是而其書則歷代傳之不能廢焉自宋以來以題跋稱者數十家往往各守所見然各不相下從事毫翰卓然數家者無不徧覽而兼存之蓋真跡不

可得見不得不求諸碑刻碑刻又不可得見不得不尋諸往賢論議以亦如誦法孔孟者必於遺經而百家之牋疏諸儒之語錄鈎稽紬繹褋而不厭姑藉是求其涂轍云爾夢樓太守以能書名海內心農中書以收藏甲吳下遂相契厚中書所收藏太守必加墨焉中書令子桐孫裒集成帙并搜太守他所評識輯而刊之爲夢樓題跋持論婉爐不循常流神理時出元章山谷之外讀者當自得之而汪君鑒別之精審藏弆之美當令人歆羨桐孫之勤勤流播是書其必知所以慎守之者矣道

光辛卯春中

鄉塾讀書法序 撰書人字泉甫姓未詳

古之教弟子無所謂讀書也朝夕學幼儀而已比其少長而知識開於是乎學樂然後誦詩學禮然後讀書而所謂書者非國家之典章制度即古帝王賢聖之彝訓善言也蓋其少也止求馴調其血氣防閑其心志迨乎心志漸明血氣漸固則以義理養之以法度嫺之故中材易以成而不材者不至於自棄也自戰國而後書策狪㺜漢興而折衷夫子定六藝之科於是乎必學者以

讀書爲事則稍騖於文詞矣今之學者非讀書也讀文詞而已六七歲而入塾卽梏縛之以義理義理稍明矣則竭歷於文詞而并其義理而棄之嗚呼其汨沒人才也久矣此亦非獨爲父兄者之過也習俗之錮人而法制未盡善也泉南先生病其若斯取程氏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櫽括義類兼采昔賢蒙訓學之遺言附之題曰鄉塾讀書法條其體例問序於予予雖未獲見全書而其勤拳審擇立規措矩釐然有志於本約可窺見以推之天下可也鄉塾云乎哉爰爲推廣其意而言之道

光十四年六月

荔門前集序

詩之爲物博矣騰天潛淵千態萬狀自唐以下馳騖所極幾不復知詩教之本然其有不矜不驕不衒不鑿自適其志脫然畦封如伐檀坎坎桑者閒閒聊樂縞衣獨寤考槃若超然埃𡏖之表於溫柔敦厚之旨亦無僭焉

張子荔門錫山人也三世僑於江陰遂家華墅爲客民

荔門少孤露母夫人紡織而活之少窺文字能見大義

益長能繪事傭書畫以佐朝夕乃益理舊業通知古今

仁聖賢人所以自樹立者彌不屑世俗支聞無錫有畫水薛先生常熟有子瀟孫先生者往從之遊因學爲詩古文詞所成皆岸異不爲時俗態間以所作示余稍摘其率易輕僄者而歸之比年已中身彌思所以不朽於後乃聚二十歲至三十九歲之作錄成一編致余屬爲之序夫人之所自樹立者以身耳文詞末業奚算焉茘門卽能之矣其能與今日競壇坫者爭短長乎卽能矣亦何所增於茘門也余特賞茘門之爲人如獨鶴啄於澗濱孤松蔭於巖際雲紫青而繚白泉㴞汨而徐鳴幽

然曠然若有會於余懷也故爲言之道光壬辰長至後三日

狎鷗軒詩文集序

常熟朱君肖梅攜其外祖姚再元先生之詩文集示予曰將付梓以傳世願刪定焉敬受而讀之先生蓋磊落骯髒士也蘊負意氣其精神自有不可掩者詩宗唐之大歷宋之四靈文則歷碌嶔嵚上追皮陸蓋其壘固當有不泯於世者焉夫人生之所稟心之所造大約與性命相準隨其自得以爲短長得於道德者無論矣得於氣

佛者爲英爲靈得于氣習者爲仙爲佛得于文藝者爲詩人爲文苑皆所謂精爽至于神明者也先生才而不遇所禀者厚其氣無旁達聚於其心而以詩文悅之是即其生之心之所得者矣先生之歿已三十年幾于湮沒得肖梅爲之外孫而傳之固肖梅之篤毋黨明大誼而要亦先生之精氣固有不澌者在也道光十七年十一月

華紫屏復漢三公年表序

幾嘗見明人譏太祖懲胡惟庸之亂不置宰相以爲未

世徒恃爲禍大率由是其持論甚宏通惜不憶其人矣

紫庭先生推原東漢不任三公政歸臺閣遂致宦戚縱

横其用意無不同也而東漢之禍如潰癰明之禍如積

瘵則漢尙有其大閑明則盡亡其鍵籥固亦時運之變

而制防之毀尤莫甚於明矣夫文武之政炳在方冊其

列在九經者尊賢與敬大臣並隆蓋天下不可獨理所

謂兢兢業業以求人爲輔者也賢謂師保大臣謂公孤

師保資坐鎭公孤賴勵勷自晁錯有五帝其臣莫及三

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之說而世主之自矜明察

者後然縱於諸臣之上而盡去其畏憚之心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道揆法守之蕩然而謂可以不亂亡乎東漢至明再覆轍矣後之人主其可以知所儆夫人主之永保天命也祇以戒慎之一念已耳不曰用賢不曰勸大臣而曰尊曰敬所以惺正位凝命之志氣也不然渠渠夏屋不承權輿將得謂之賢者在位乎哉王事適我政事益我將得謂之委任三公乎哉道光庚子六月

陳澍齋三五類編序

嗜古者之於古也無不嗜也於尤古者則尤嗜之則於其叢殘破碎者愈益嗜之商周之鼎彝秦漢之碑碣皆是也世事莫古於三五矣司馬子長載籍極博又周游天下網羅舊聞乃不敢紀三皇於五帝紀則曰擇其尤雅者然則子長之所不書殆可知也已而自漢以來譙周皇甫謐沈約司馬貞劉恕蘇轍鄭樵羅泌之徒斷斷掇拾爲書滿家何者君子之於古也有扶微續絶之志焉闕文墜簡必加守護以俟來者與其過而廢毋甯過而存也夫古而不切於今殘而不適於用其行不遠其

流不光此如昌歜鮑魚一人之嗜耳不足通衆口此子長之所謂不雅馴者與澍齋先生憫其若斯既躋蒧於古欲以餘甘飫衆人乃綜撮諸家比之以類會之以要通之以論說使其切於今適於用其取之也博其究也歸諸雅夫商周之鼎彝也秦漢之碑碣也不能家藏而戶蓄也其有之者於是摹其圖寫其文以傳示於世而世之同嗜者乃得因所傳以冀遇其眞是亦考三五者之摹寫也能由是而推而致之乎譙周皇甫謐沈約司馬貞劉恕蘇轍羅泌之徒更推而致之乎司馬子長則

庶幾能嗜先生之所嗜者矣

朱仁夆印譜序

六書肇興道源於河洛功闓于升中大皇以來非有書册用以題識而已七十二君登封降禪自必資始下至泉貨所題亦皆是焉嗣是而降鼎鐘銘泐㳺常著績厥用以繁少者一二言多者數百字莫不理比于則文苞于象增損錯綜思通風雲秦漢以還乃有璽印分布存乎古篆摹揣絕于後人爲之繆篆自此以降遂孚傳者取足記名姓而已至明以來乃有浙閩諸山多產佳石

以供文人鐫鑿而文何諸君始以圖書名家焉人人自以爲漢印而實去之甚遠徒株守六書通如塗塗附而已本朝以來甚有能者如江陰之沈凡民孔彝山無錫之陸叔成吾里之吳二安皆庸中矯矯者也江陰朱君仁峯高雅淵默予素識之道光庚子首夏持所爲印譜示予且屬爲序覩其所作凡民二安匹於流輩之中可以高置一席矣因舉兆洛胷中之所慕效者以質焉

輞川姚氏宗譜序

予里之西可十里曰鄭陸橋橋之北曰綱船河頭姚氏

居焉其先諱虎士者自江陰及橋徙居之積於今十二傳支屬蕃衍務耕讀爲方雅族其讀書發聞聯翩黌序者常甲於其鄉常州諸姚有犇牛有吳瀆有四河口皆祖隋銀青光祿大夫晉陵郡忠武王允歷年既久世系往往湮絶輞川故與犇牛合譜而自虎士以上世次已多殘缺犇牛之譜又淆譌附會不足憑信虎士八世孫北遷條其舛戾移書辨論不能敗正乃斷自虎士公始遷爲輞川姚氏譜士推虎士父崇本公爲輞川初祖輯既成謁予爲之序夫譜之義上以治祖禰下以治子孫

忘其祖非孝也非其祖而祖之是誣祖也尤非孝也服術止於五五世以往卽戚殫而姓別故廟制亦五世而祧譜其精誠不足以相貫攝何取於十世百世累而上之哉晉宋重門第始有譜學於是矜華胄羨高閥不惜祖他人之祖究其所謂譜學者如元和姓纂唐書宰相世系表其書具存謬陋乖午徒令有識者齒冷而已姚之先遠宗黃虞三代以降其偉人之炳耀日月者無論矣卽忠武之冑宋資政學士希得忠毅公嵩皆蓋代英賢其爲本宗確然而猶不肯援以市重蓋嚴實以昭信

也闕疑以彰敬也昭信而後質旁臨上無愧色焉彰敬而後報本追遠無玩志焉謹嚴而不失之拘恩意周浹而不失之狗可以爲輯譜者法矣纂者候選訓導寅谷先生北迁從父也與先大夫善兆洛亦嘗侍杖屨和平直諒修於身施於家信於鄉之人有王彥方蕭道賜之風焉今北迁昆季行如謙齋讓庭皆克守家法子孫蒸蒸英才蜚出但固此十一世之宗盟保以滋大忠武忠毅其人將有繼踵而興者㴍川之姚何難於武康陝郡外別著一望乎哉

白洋橋沈氏宗譜序

吾鄉多聚族而居沈氏爲白洋橋著姓以耕讀世其家稱清門吾高祖娶於沈從祖姑復歸於沈以舊姻故歲時往來無間也系出梁尚書休文世爲吳興望自宋眞宗時有諱遷字通二者婚於常遂家焉是爲白洋橋始遷祖迄於今三十餘世矣其譜牒以宋季兵火放失至明崇禎癸未二十一世孫澄潭創修之康熙辛未二十三世孫式育乾隆甲子二十四世孫陞再經纂續自乾隆甲子至今又八十餘年 十 世孫 等乃更加

編輯傳緒聯繼貫久而不紊又以前譜之未經刊刻致易湮失也援諸剞劂多其印本俾各支分守之甚盛心也澄潭之創爲譜也陸端惠公完學爲之序曰後斯以元孫續其家譜無所復尋夷元以上世次乃淫思廢寢食而繼之疾後斯者澄潭從父也夷元者白洋橋分祖也蓋昔人報本追遠敬宗收族之心如此其至而其爲之之艱難勤苦又如此其甚使爲之後者莫爲賡續不亦墜祖宗之緒而忘堂構之詒乎　此舉誠可爲知當務之急而能篤本支之誼者矣陸序又曰永康公登

寶祐四年文文山榜進士知宋事不可為隱而不仕名
其二子曰擶宋曰夷元擴宋居奔牛里夷元居白洋橋
後軒創譜時夷元以上已不可考此譜溯自迺二公不
知何時續入續序俱未之及又沈氏系姓詳於休文宋
書自序據左氏傳沈姒蓐黄為少昊金天氏之裔極明
確可信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於沈氏自漢以下則取
之休文而易其受封之始為周文王之子聃季又妄以
春秋之沈子鄖沈子嘉為沈姓而造作字號以實之不
經甚矣今譜既以休文為始祖而易少昊之系為聃季

昭唐表之繆此失考也又宋時諸人所注歲貢教官郡庠生邑庠生當時皆無此名目宋時甲科與毘陵科第考所載亦互有出入蓋從數十百年後搜羅薈萃以成之勢不能無所牴牾要以譜之所重在於聯屬宗枝辨別昭穆使親疎不至於隔越長幼不至於淆溷而已若夫稽求典故援據方冊非所急也然即此亦可見及時採輯使來者瞭然不可以不盡心焉譜既成謁予為序為綜其大畧著之簡端云爾道光六年正月

魏氏分譜序

吾母氏之姝歸於魏故魏氏爲予中表親姨丈書田先生早世表弟蘐讀書於予家尤相善也蘐輯其家牒因以譜事商於予魏以國氏而整曰鉅鹿其始居常州郡城者至蘐六世矣履歷生卒配葬皆可紀其上則缺然六莊有魏氏亦方雅族上世未嘗相往來嘉慶初有人來言常郡之魏出六莊請同譜遂合修焉蘐之始遷祖曰雨泉公雨泉公有母周氏而雨泉公之父無聞焉六莊之譜則雨泉公之父曰可立兄弟三人可立其季可立之父曰神惟可立具生卒餘皆無考是不能無疑焉

編輯既就欲斷自甬泉公始而以上則置之予曰服術五世而盡故祀法祀五世遠則祧爲譜牒者必遠追周秦近溯唐宋徒侈華冑爲美觀耳倘非其眞則僞立名字以彌其闕顛倒世次以就其列誣莫甚焉甚者攸他人之祖以爲祖附他人之族以爲族辱莫甚焉禮原人情非其身之所接及所得聞於祖父者則恩不相及義不相周即氣脈不相貫注而禮於是止非於一本有所斷也疏其所當疏乃能親其所當親斷其所不得不斷乃能不斷其所不得斷一由乎天理之自然已耳今予

之譜誠欲循其自然亦惟信其所可信者焉不繆乎禮經不率乎流俗上可以質祖宗下可以示子孫使子孫誠知吾之欲遠溯而無從則及時纂輯者不敢懈誠知吾旣合於六莊而不得不仍分則愼於辨族者不敢妄知追遠之有所限斷則及身之自盡者不敢寬知族分之不可濫攀則本宗之當親厚者不敢薄將來雨泉公以常州之宗著望於世亦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義歟因書以復于斐且爲其譜之序焉

江陰習禮夏氏宗譜序

夏氏之系出宋英國公竦數傳而從高宗南渡者曰萬十公始居暨陽自萬十公至英國公世數荒邈則缺之而託始萬十焉自萬十四閱世曰禹者復以季來嗣於夏蓋以甥嗣舅也自是寖昌厥後如靜菴東皐以隱著中丞忭瑺以忠著汝復以孝著習池以文翰著雲渓輸粟萬伴哥爲主代論以義著皆炳炳一代爲右族矣而宜興史玉池先生爲譜序若有隱憾於季之爲夏者夫異姓爲後史有之矣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晉書稱吳周逸博達古今

逸本左氏子爲周氏所養周氏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徵陳古義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當然蓋自古紀之矣祖父之所不改子孫亦不得而改所以明順也若季之嗣夏於譜以彰疑而別微所以明信也譜之始創也以正統元年八世孫雪洲處士至嘉靖中處士從孫易軒再續之至十三世孫習池仝子孝琛復經營焉而未竟厥緒乾隆　卯十七世孫敘倫十九世孫再暘踵其緒而成之道光癸巳族內同與經管十九世孫翼增協同鳴九等重加採輯蓋敦宗務本世有其人遞相賡續

是以昭穆無紊序疏遠無缺遺祖德有所考而先澤不致散軼也夫譜之爲道也以敬宗而收族也誠使尊尊而親親長長而幼幼則敬宗之道得矣服術有等隆殺有辨數世而後不至相視爲塗人則收族之道得矣自禹而下皆禹子孫季之與夏可無間也仁人孝子之用心固有所不得已焉耳嗟夫予家亦以主而系於李適閱世而遭鼎革兵燹尋求王氏宗支不可復合遂別其譜於李而自爲支祠世世以始更姓之祖爲祖而別祠所後之李氏以報焉蓋亦不得已也予慼夏氏之事

適相類而嘉其簡而當於理也故樂爲序之道光甲午四月

前墳蕩張氏族譜序

譜牒之學肇自魏晉而盛於唐其藏於家者曰家譜藏於官者曰官譜雖不免附會要皆博通之儒援據今古故其創於下者卓然成一家之書他族不得而混如唐劉氏譜之類是也其書上之朝廷有司集羣族之譜繫核之勒爲一編如唐所定氏族志之類是也即無補於古宗法之亡而崇尚門第甄別庶類衣冠皁隸判焉不

滑俾生士大夫之族者咸有所奬厲以不懈於植立譜之作固有所不得已者哉雖然姓氏之多以千萬計北詩崔盧南競王謝僅一二數極唐之盛登於官者不過二百餘姓而已非家自爲譜而人自爲狀也自唐以來譜狀不上之有司單微庶姓羣慕效而爲之而源流不遠又無文學通顯於時者振起其緒而壁虛造綴拾成編於是有業是以邀利者矣胄欲其華則李必隴西王必太原也祖惟其遠則祖汪者曰重汪錡祖臧者曰臧嬀也而且有祖必有像文模武形百家共之有像必有

贊漢儒唐賢不知所本他若體例冗雜文字訛誤次序倒顛其見哂於大雅者不可勝舉凡此者皆假手譜匠而其族無讀書有識者以主持其事故也夫敬宗以收族良法也審昭穆以奠世繫重事也以草野卑儉之族處禮樂久廢之世而出於賈豎邀利者之所爲其陋也又烏足異哉前墳蕩張氏吾邑方雅族前明二無先上抗直節於魏璫蘗炎之時雖未竟其用而高風特操濯磨求學而邦定樂發之忠珍孚殉國之烈凜凜生氣今方奉

聖天子恩旨並從祀忠義祠矣吾聞其節春秋而來者皆篤雅有禮詢其居予姓曰益繁衍出負耒入横經者比戶然也其族譜率二十年而一修故世次井然而不淆抑又可謂知所務矣今十五世孫元龍續修事既竣而屬予序之閱其籍其始祖方南宋時自徐氏而育於張者遂爲張姓如邑中大族張劉趙董其譜皆直書不諱不忘本也自明以來乃有可紀宋元之際無考則從略焉不誣祖也方修之時有攝衣冠而拜祠下者云是遷去而歸宗者也求連譜焉按譜無徵謝而不許恐亂

宗也此其見固非假手譜匠者之所能而從可知其宗多讀書有識之士矣使當今之制有許以家牒上之官者吾知張氏蓋無愧焉遂爲之序而歸之

楊舍郭氏宗譜序

江陰縣東鄉有楊舍鎮鎮之推右族者曰郭氏其得姓出周室世爲中州人宋寶祐二年進士庭堅自雲先生孫也以廸功郎爲江陰軍學教授實能講明正學以廸後進洊歷朝奉大夫嘉熙四年彗星見抗疏言事降知江陰軍事有惠政旣老遂家焉迄於今十有 世矣子

姓析居他邑者十餘無不蕃息而楊舍之宗見丁千餘室可謂盛矣譜始輯於洪武廿年以後約數十年輒一修以是昭穆秩然畧無紊越道光十四年裔孫　復增修之旣成請叙於余余曰今之譜古之宗也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世世無絕其歷牒職在太史故閱千百年屈指可數宗法廢而仁人君子不得不留心於譜然自晉宋重門望而譜學興亦自晉宋重門望而譜學大亂何也避寒素而攀華胄則宗非其宗熖閥閱以招屠沽則族非其族或經兵燹代系斷絕虛造世數綴繫彌

繼則昭非昭穆非穆以是爲譜不如其無也今郭氏旣上溯白雲則自白雲而忠孝而逵而遵皆著於史可以槩稽乃斷自始遷合於程子朱子之說忠也子姓他析者仍一一合之於譜無數世以後同於路人之嫌仁也嚴異姓之亂宗凡外嗣者不得入譜義也綴輯維勤中無缺落遠近有稽親疎有序徵也皆可以爲凡爲譜者法郭氏之保世滋大不亦宜哉道光甲午四月

梧岡姚氏宗譜序

姚之得姓以姚墟蓋自有虞氏爲最古在夏爲虞在殷

爲遂在周爲陳在戰國爲田齊秦滅齊而宗族分散當三代時支別已不勝數至其滅而派益岐多忘其有虞後矣漢以下代有名臣炳於史冊而其宗之所係鮮有聞焉夫有虞之祖帝系姓以爲出黃帝春秋外傳以爲出虞幕已不能辨況氏族淆訛裔胄乖舛之後亦烏從而審之哉予里梧岡姚氏不能詳所自來明嘉靖中有名晃者自蘇州遷焉五傳曰雲林始草創譜牒而自晃以上上追若干世爲宋季忠毅公旹旹以上又五世曰靖章之名不見史冊其上世遂無可考云自雲林五傳

曰樾廉與其猶子華國因雲林所修而續之付諸梓盍自晃十傳而子姓著譜者已三百餘人可謂昌阜矣古者名德之後因生賜姓及降在畎畝隕姓亡氏坻厎之生譜名閥史亦綴之以宗至魏晉重門第而譜牒別爲學大抵鑿空虛造徒蕺觀美至唐尤甚宋諸儒力懲其弊教人求之於聞見切實者而夸毗之子妄相衒飾猶時有之夫衒飾者必至祖非其祖是謂不敬其親而敬他人悖德也譜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自晃至今十有餘世矣而子孫又繁育如此則晃之德足以庇廕之可

知族大則賢才生從此盛其門祚衰然立功德於世使天下稱姚姓者以梧岡爲塋則燃廉華國之輯斯譜也識不亦偉乎

吳下橋吳氏族譜序

今之世有所謂譜匠者多藏譜頭譜頭者凡熟姓大族之譜首所序也大約其譜一系周秦漢魏以世次之有可依傍者約畧次第至其斷落不接則虛造世次妄立名氏以足之或牽合他族以大之大約五六人爲一膠擦活字板一部請一冬烘先生畧有文理者爲之首餘

五六人或任刻字或任擺字或任刷印通為一局焉凡人家小阜而願自立門戶輒延之以本家所有世次授之而任其所為故修譜者日多而佳本遂不可得矣此風起於明季今乃益甚吳氏姓之大者也凡延陵之族無不祖季子況江陰乃季子桑梓也而吳下橋距季子墓只五六里前代亦嘗有聞人以譜然不修也其裔諶等其家自始遷祖壽鵬公以下始昭穆有叙而此上多可疑者以示守庭鄭解元守庭為條其可疑者示之而以質于余余曰譜之為教以別親疏定族屬以貽後嗣

使罔惑也亦所以嚴追遠報本而審視祖先也信以傳信所疑者闕之其可也則所葺之譜當以壽闕公爲始祖而自公以上則從略其吳氏之見于史冊者秦則若起若廣漢則若芮若章後漢則若漢若祐三國則若質若景宋則若喜陳則若明徹唐則若兢若武陵若融若少誠宋則若延祚若育若奎若玠元則若澄其有父祖子孫者皆附著之而不必牽連綴合但足爲矜視而已而掾史冊惟三國景爲吳人餘有土著未必延陵子孫也又古姓著望李則隴西王則太原其子孫類襲之雖

遷徙不改焉而延陵則未之聞然隴西太原每以混其宗而延陵之宗則無或混也庶幾尊祖敬宗類族辨物之遺意無所失乎

議

鳳臺徙城議

縣之初分也將修下蔡城而治之其鄉人或欲城潁家橋爭之不決上亦以其工鉅難之遂輟焉夫以西北地遼闊故分縣分縣而治得不移則其于遼遠仍不屬也其民居寥落易于藪慝道路四通無津關之稽民悍而

野勁生鬪狠非就近督撫時時出入爲拊循以察詰往來安勉良善則訟獄滋而奸宄積又與壽州同城而居地之南北異土之肥瘠異民之苦樂異習之囂靜異吏胥之强懦異官用之饒乏異時時相耀相軋則動有掣曳而爲之益難下蔡濱淮而治爲水陸要阨自魏晉以來爲名城明時并省本非策也城址尚存而破壞已甚若論西北境道里四距則顧家橋最爲適中又爲蒙亳瀕壽交地地形高阜帶夏肥以爲固雖地勢不爲雄濶然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亦足以容之特無基址可因板

築不易易集耳

武陽合志議

縣本一也至

國朝雍正四年始析置既須分而志之不能不稽求故事以實之卽不得不張門別類以求其賅盡而兩縣者壤地相同也風俗相似也著籍相牽也必不能纖悉而分之于百年之前而一一析之則渾合兩邑而約畧舉之矣既合兩邑而約畧舉之則不能偏歸諸一邑若兩邑並載則雷同重複繁猥而無謂不若稽考故事比而

合之惟于分縣以後各詳其地域之所守財賦之所課占籍之所分而各著之此繫一得二規連璧合之道也前此無金宜荆已有爲之嚆矢者想亦牽于勢有所轇轕而爲此舉也然史例固宜如此以省冗沓宜仍而仿之此議

養一齋文集續編卷第一